

揮塵前錄

後錄

第三錄

餘話

二





揮塵後錄總目

○卷之一

一 自漢哀帝以來歷代加上 皇帝尊號

二 太祖與王之兆 御波环

三 滁州創端命殿崇奉 太祖御容

四 祖宗規撫宏遠 瓦橋柱柎柳

五 太祖藏芳弩於揚州郡治宣和間得用

六 祖宗置公庫以待過客欲使人無旅寓之歎

七 太宗收用舊臣處之編修以役其心 甘府之志

八 錢氏逢辰錄言 朝廷典故甚詳

九 章獻太后命儒臣編書鏤板禁中

十 天聖中詔修三朝國史 非思之序

十一 昭陵降誕之因 東山山人

十二 神宗聖學非人所及 孫良之語

十三 神宗置封樁庫以為開拓境土之資

十四 神宗詔史院賜筵史官就席賦詩 詩

十五 錄紹聖謗語與史院

十六 曾布等議復瑤華本末

十七 曾布奏事上深憚服 放仙為

十八 徽宗好學潛心詞藝

十九 徽宗初郊事迹 曾文素

二十 程若英上言皆驗 在紀唐明宗





卅一 鄧洵武乞正選人官稱

卅二 政和中廢毒藥庫并罷貢額

卅三 靖康中鄧善詢隨車駕次雍丘召縣令計事

卅四 編類元祐黨人立碑刊石

卅五 宰相樞密分合因革

卅六 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

卅七 自秦相擅政紀錄不足傳信

卅八 太祖誓不殺大臣言官

卅九 治平宰執進草孰狀

○卷之二

卅十 徽宗幸高宗幄次見金龍蛇蜒榻上

卅一 高宗閱奏求其生路

卅二 高宗興王符瑞

卅三 徽宗御製良嶽記命李質曹組為古賦并百詠

詩及詔王安中賦詩

卅四 近日官制紊亂

卅五 歐陽文忠與劉遵父書問荅入閣儀詞

卅六 吳鎮著唐史糾繆五代史纂誤之因

卅七 皇王寶運錄載黃巢王氣一事歐陽文忠未曾見

卅八 京官朝參差回綱舡乘歸

卅九 人不堪命皆去為盜

卅十 宰相奏補于第止授九品亞官自呂文穆始

老樵

春迫西窗過

從官東西奔非故回

四室請

以官人 尚司人馬

李孝子事



通判運判所舉人數訟革

磨勘進秩自孫何耿望建言始

富文忠封還詞頭盧襄贊執奏不行御筆

張唐英述 仁宗政要與嘉祐名臣傳

韓魏公章子厚為山陵使

韓魏公出判相州不敢預聞國命呂吉父出守

延安乞與樞密同奏事

丞相吳冲卿忌郭逵成功其孫吳侔以左道伏誅

新法之行施於天下獨永康無和買

邢和叔用章子厚語以荅虜使

呂氏為侍郎者三人俱有子孫為相

邵堯夫譏富鄭公肉食者鄙

總管之總字但從手不從絲

李濤李擇常本出一族李濤之族

陳崇儀廟食事因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十三人如何史贊乃去七人

卷之三

熙寧以來宰相封國公

蔡元道作官制舊典事有抵牾荆公右正言蔡元道言舊典事有抵牾

方軫論列蔡京章疏

強淵明上景鍾頌

王宋為林靈素中傷與劉炳俱見誅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二冊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劉康孫啓崔貴妃奪王景彛故弟果報

蔡元長不啓印匣用印印復在匣

張柔直勸蔡元長收拾人材以救喪亂

解習除知河中府以籍口喪軀

蘭亭石刻既存而復失

張達明報唐欽叟令銜命誅童貫

馮檝雷觀同為學官相排

賀子忱李邈詐疾退避

粘罕欲根刷玉牒名字賴秦中丞得免

鄭居中與蔡京交惡

追贈范忠宣誤作文正

溫禹弼與曾文肅相失

蘇東坡作陳公弼傳

卷之四

徽宗燕賞元宵命王安中馮熙載進詩

陳堯臣進退終始事迹

靖康中黃時僂徐揆段光遠三人上虜酋書

張邦昌僭偽事迹

夏人沮粘罕之氣

卷之五

論熙寧以來謚法

材人所畏者尉曹



八十二 江氏令樊若水獻下江南之策宋咸鄭毅夫記

其事甚詳

江氏小長老

八十三 甸孟昶上周世宗書 在格處

八十四 國朝父子兄弟叔姪聯名顯著 二三

八十五 黃巢明馬兒李順皆能逃命於一時

八十六 蔡伯係以神童授官食祿七十五年

八十七 張耆燕禁從諸公

八十八 韓忠獻四子奏名禮部

○ 卷之六

八十九 韓持國入仕首末

九十 王平為司理不阿旨以殺無辜

九十一 李邺鄆命諸子名

九十二 司馬溫公人望所歸

九十三 溫公不自矜伐

九十四 王荆公死兆

九十五 晏元獻元厚之怒人犯父諱

九十六 時君卿稱王荆公於上前

九十七 蔡持正之父黃裳戒其子必報陳氏

九十八 王和父德政如神

九十九 汪輔之就試自知登第

一百 滕元發因舍弟申與楊元素失眷

蘇東坡改王兵部滕元發行狀為墓銘



百一 曾氏一門六人同榜及第

百二 馮京作主文取張芸叟置優等 公生明

百三 曾文肅薦王兵部居言路不就

百四 曾文肅為相首末

百五 中使宣押蔡卞為右丞

百六 夏人寇慶州老卒保其無他

百七 趙正夫與黃魯直戲劇銜怨切骨

百八 林仲平二子立名 希

百九 蘇東坡不肯寫司馬文正墓誌

百十 歐陽觀行狀異同 歐公之文

百十一 余行之結連外界罪狀

百十二 李端叔行狀文章 代為表

百十三 東坡杭州湖上會客

百十四 昭靈侯行狀首末

百十五 曾文肅王大卿結為契家

○卷之七

百十六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 孝子之時執政

百十七 本朝先正 御書碑額與 御書閣名

百十八 滕章敏訪荆公臨別贈言

百十九 東坡知舉時劉無言論效醉白堂記

百二十 晁以道跋魚枕冠頌

百二十一 曾文肅夫人招李子約母妻



徐師川改陳虛中判語

蔡元度與門下士觀畫壁

揚康功使高麗

方達源乞重脩汴河短垣奏疏

東坡舟次泗上

建中士人與曾蔡啓語兩易

曾文肅勝沙粥

石豫言鄒志完再竄及降後元祐人

毛澤民和蔡元度鴛鴦詩

錢昂輕童貫

黃魯直浯溪碑曾公衮不欲書姓名

郭槩善於擇壻

王慶曾不隨曾國老濟江乃免於難

唐質肅公孫女識受釐殿名

王歧公在翰苑命門生供經史對

王兵部為尉驗親識弓手殺人

米元章倚蔡元長凌大漕張勵

呂元直奏除李良輔名

鍾正甫治鄒志完獄劉景翰謝景思

王氏書為陳元則所得

葉少蘊書火於弁山李泰發藏書火於秦

東坡在張厚之家再見徐君猷家姬為之感動



百四 童貫以承宣使秉狨坐由是為例

百五 趙諗偽號隆興

百六 高俅本東坡小史

○卷之八

百七 陳舉摘魯直坡記貶宜州舉復以進青蛇青錢罰俸

百八 王彥輔村里侍從

百九 范家生呂張懷素變

百十 畢仲游杖張懷素

百十一 蔡文饒館李易

百十二 李漢老為李濤五世孫

百十三 李讓進萬歲蟾蜍

百十四 賈明仲治童貫第得謝踰數萬緡

百十五 曾空青極力照瞞陳瑩中

百十六 王宣贊召劉斯立而距李延年至興獄累質主

百十七 王倫隨李相至禁中自陳於殿下 倫自末

百十八 舍人草東坡復官制院吏教為結尾

百十九 陳述併治鄭良俱死而旅攢並室

百二十 江子我不信卜者之言

百二十一 朱新仲代王彥昭致語用魯公帖及柳詞

百二十二 蘇叔黨不從賊脅通夕痛飲而卒

百二十三 蘇叔黨屬李植於向伯恭

百二十四 蔡元長貶潭自歎失人心且作詞以卒



百五 高宗擢用徐師川 注

百四 葉宗諤得婦人濟江

百三 李元量魁天下 李昌胤身 修石言中子

○卷之九

百六 王廷秀閱世錄載明受之變其備

百九 穎彥文記 高宗幸海事

百十 高宗命王兵部撰楚州守將趙立死事傳

○卷之十

百一 吳傳朋上殿 高宗自謂九里松牌不如吳說

百二 王玆掩匿 御府器玩服御

百三 高宗從王子裳言釋苗劉鹵掠婦女

百四 錢穆收復平江記

百五 秦會之脩和盟胡銓上書除名張仲宗送行詞削籍

○卷之十一

百六 孫仲益作墓碑 注

百七 徐康國傲忽觸韓璜劉剛

百八 傅崧卿觸二執政名

百九 范擇善迁葬

百十 秦會之荅李元老啓

百一 御史希秦會之言罷鐫汰濫賞 注

百二 王承可注以名同偏旁緣秦會之誣罔以至侍從

百三 周葵言梁仲謨語洩去位



百八 秦會之使馮濟川探 高宗意

百五 方庭實強勉入廣

百六 馬子約梁揚祖因議斷強盜罪不咸

百七 朱希真雪溪集序

百八 名家子知邵州希合秦會之按辛永宗籍其家

百九 解潛為韓世忠草奏配嶺外

百九 蔡茂世不受岳飛父子不軌之訴

百九 曾宏父小顰誦赤壁二賦 山谷稿

百九 高宗問陳桷 七本李注

百九 秦會之以姚宏不簽名卒以祈雨死大理獄中

百九 熊彥詩賀啓 上川節也

百九 錢適迎拜膺寇痛毀時政為寇所殺

百九 李孝廣以費又試卷謗訕竄廣南死其子病又為崇

百九 方允迪以先得 御注老子為毛達可所賞

百九 譚稹梁師成言早來玉音可畏

百九 孟富文為執政 王慶會

百九 王慶會畏秦會之不為顯仁償虜使金會之卒喜

百九 曾吉父荅啓

百九 孫立為盜得壽州鈐轄印

百九 王公明為玉原所疑

百九 秦師垣謂魏道弼莫胡思亂量

百九 陸農師 方務德 揮塵後錄目卷終



揮塵後錄卷之一

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

明清

古之尊稱曰皇曰帝曰王自秦并天下始兼皇帝之尊窮寵極崇度越前載後雖有作亦無加焉漢哀帝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宇文周宣帝以大象元年禪位于皇太子衍自稱天元皇帝唐高宗上元元年帝自稱曰天皇皇后曰天后武后垂拱二年五月尊爲聖母神聖皇帝天授元年九月尊爲聖神皇帝長壽二年九月爲金輪聖神皇帝證聖元年正月爲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天冊萬歲元年九月爲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中宗反正後神龍元年正月尊爲則天大聖皇帝中宗神龍元年十一月尊號應天皇帝二年八月尊號應天神龍皇帝玄宗先天二年十二月尊號開元神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天寶元年二月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七載五月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十二載二月上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至德元載七月傳位後肅宗上上皇天帝二載正月上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乾元元年正月改太上聖



皇天帝廟宗正德二載正月尊號光天文武大聖  
孝感皇帝乾元元年正月上乾元光天孝感皇帝  
二年正月上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代宗  
廣德元年七月尊號寶應元聖文武仁孝皇帝德  
宗建中元年正月尊號聖神文武皇帝順宗元和  
元年正月傳位後憲宗上應乾聖壽太上皇憲宗  
元和三年正月尊號睿聖文武皇帝十四年七月  
加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穆宗長慶元年  
七月尊號文武孝德皇帝敬宗寶曆元年四月尊  
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加仁聖文  
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宣宗大中二年  
正月尊號聖敬文思神武光孝皇帝懿宗咸通三  
年正月尊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十二年正月加  
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僖宗乾符二  
年正月尊號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昭宗大順  
元年二月尊號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梁太祖  
開平三年正月尊號睿文聖武廣孝皇帝後唐莊  
宗同光二年四月尊號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  
明宗長興元年四月尊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  
帝四年八月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  
晉高祖天福二年契丹遣使奉尊號英武明義皇  
帝周太祖聖明文武仁德皇帝 國朝太祖乾德



元年冬十一月上尊號應天廣運仁聖文武皇帝  
開寶元年十一月上應天廣運聖文武明道至  
德仁孝皇帝四年九月上應天廣運興化成功聖  
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九年正月上應天廣  
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 帝  
以汾晉未平不欲號一統 詔罷之至三月晉王  
羣臣復上應天廣運立極居尊聖文神武明道至  
德仁孝皇帝卒不受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  
月上尊號應運統天聖明文武皇帝六年十一月  
上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九年  
八月上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仁德廣孝  
皇帝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詔自前所上尊號並  
宜省去今後四方所上表只稱皇帝宰相呂蒙正  
等固以爲不可 上曰皇帝二字本難兼稱朕欲  
稱王但嫌與諸王同耳宰相又上表請改上尊號  
爲法天崇道文武皇帝後 詔省去文武二字溥  
化元年三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三年九月上  
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皇帝至道元年十二月  
改法天崇道上聖至仁皇帝 真宗咸平二年十  
一月上尊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五年八月  
上崇文廣武應道章德聖明仁孝皇帝景德二年  
九月上崇文廣武應乾尊道聖明仁孝皇帝大中



祥符元年十二月上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  
感欽明仁孝皇帝三年七月上崇文廣武儀天尊  
道寶應章感欽明上聖至德仁孝皇帝天禧元年  
正月上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  
仁孝皇帝三年正月上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真  
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乾興元年二  
月改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皇帝 仁宗天聖二年  
十一月上尊號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八年七  
月上聖文睿武體天欽道仁明孝德皇帝明道二  
年二月上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景  
祐二年十一月上景祐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寶元元年十一月上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  
神英睿孝德皇帝康定元年 帝以蝗雨之災詔  
省去睿聖文武四字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上尊號  
曰體乾膺曆文武聖孝皇帝神宗元豐三年七月  
十六日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因時制  
名用配其實何必加崇稱號以自飾哉秦漢以來  
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 祖宗之休託士  
民之上凡虛文煩禮盡已革去而近者有司羣辟  
猶咸以號稱見請雖出於歸美報 上之忠然非  
朕所以稽考先王之意今後大禮百官拜表上尊  
號並罷先是百官上尊號翰林學士司馬光當答



詔因言治平二年先帝當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足爲深耻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光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自是終身不受尊號徽宗大觀元年季秋將行明堂禮大臣議檢舉皇祐故事上爲親降御筆去粵在季秋將行宗祀輔臣有請願舉尊稱浮實之美毋重辟費不須上表今後更不檢舉政和七年四月己未羣臣上表尊爲教主道君皇帝詔止於教門章奏中稱不可令天下混用宣和五年七月丁卯太傅楚國公王黼等上皇帝尊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御筆批荅曰朕獲承至尊兼三王五帝以臨九有之師無有遠邇罔不臣服荷天之鑒四序時若祥瑞洊至薄言興師燕朔歸附大一統于天下蓋祖宗之靈廟社之慶惟我神考詒謀餘烈顧朕何德以堪之而群公卿士猶以炎黃唐虞之號爲未足稱循末世溢美之辭來上朕甚愧焉所請宜不允凡三上表皆不允自是內外羣臣皇子鄆王楷以下太



學諸生耆老等上書以請者甚衆皆不從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欽宗建炎元年五月初二日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高宗皇帝紹興六年六月丁未 臣秦檜以 太母回鑾之義和議已定 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人詣 闕進表乞上尊號 上謙抑不受令有司無得復收二十一年三月戊寅 上謂宰執曰聞大金有詔上尊號前此士庶妻嘗有請既却而不受秦檜曰盛德之事它國亦知師仰紹興二十二年六月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乾道六年十二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淳熙二年十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淳熙十二年十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孝宗皇帝淳熙十六年二月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太上慶元元年十一月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前代者見於宋元憲尊號錄明清更以他書詳考之國朝者以 史冊及前後詔旨續焉

太祖皇帝草昧日客遊睢陽醉臥闕伯廟夢中覺有異既醒焚香殿上取木环玦以卜平生自裨將至大帥皆不應遂以九五占之玦盤旋空中已而大



契 太祖益以自負後以歸德軍節度使建國  
 號 大宋升府曰應天晏元獻為留守以詩題廟  
 中云 炎宋肇 英祖初九方 潛鱗嘗用著 蔡占  
 來决天地屯庚契大橫兆 警咳如有聞 東坡先生  
 作張文定碑云熙寧中公判應天府新法既粥坊  
 場河渡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  
 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公建言宋主業所基也而  
 以火王闕伯於商立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二  
 祠獨不免於粥乎 裕陵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  
 無甚於斯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其後 高宗皇帝  
 炎精復輝 中興斯地灼見 天命荷歟休哉 晏元

獻五洲集  
 載前殿

滁州清流閔昔在五季 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敗  
 江南李氏十五萬眾執皇甫暉姚鳳以獻周世宗  
 寔為本朝建國之根本明清昨仕彼郡考之圖經  
 云皇祐五年十月因通判州事王靖建言始創端  
 命殿宇于天慶觀之西奉安 太祖御容初以兵  
 馬都監一員兼管至元豐六年專差內侍一名管  
 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獻歲朝寒  
 食冬日至節 詔遣內侍酌獻之焉游羅兵革殿  
 宇焚蕩之乂茂草荆棘無片瓦尺椽存者周視太  
 息還 朝上言以謂 太祖皇帝歷試於周應天



順人啓運立極功業自此而成。王基自此而創。故號端命。誠我宋之咸錫。豐沛命名之意可見。乞再建殿宇。以永崇奉。得旨。下禮部討論。而有司以謂增置兵衛。重有浮費。遂寢所陳。蓋明清親嘗至其地。恭覩太祖入滁之偉績。當其始也。趙韓王教村童子山下。始與太祖交際。用其計畫。俾爲鄉導。提孤軍。乘月夜。指縱銜枚。取道于清流。關側。蓋子乳浮西澗。入自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燕勞將士。養銳待戰。倉黃聞變。初不測我師之多寡。躍其愛馬。號千里電。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以劔揮之人。馬俱墜橋下。暉遂擒姚鳳。即以其衆解甲。請降。自此兵威如破竹。盡取淮南之地。鳳之投降時。正午刻。擊諸寺鐘。以應之。至今不改。紹興壬戌。郡守趙時上殿。陳其事。詔付史館。東渡猶有落馬橋存焉。如是則端命之殿。其可置而不問邪。

太祖嘗令於瓦橋一帶。南北分界之所。專植榆柳。中通一徑。僅能容一騎。後至真宗朝。以爲使人每歲往來之路。歲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絡翳塞。宣和中。童貫爲宣撫統兵。取燕雲。悉命剪薙之。逮胡馬南驚。遂爲坦途。使如前日有所蔽障。則未必能卷甲長驅如此亦。祖宗規撫宏遠之一。



也王嗣昌云

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高鎖屋數間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盜起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出淮南見之焚香再拜啓視之乃弓弩各千愛護甚至儼然如新貫命弦以試之其力比之後來過倍而製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歎伏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仰知經武之略明見於二百年之前聖哉帝也辛仲由為先人言

庫使

太祖既廢藩鎮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於是置公使庫使遇過客必館置供饋欲使人無旅寓之歎此蓋古人傳食諸侯之義下至吏卒批支口食之類以濟其乏食承平時士大夫造朝不齎糧節用者猶有餘以還家歸途禮數如前但少損當時出京泛汴有上下水船之譏近人或以州郡節厨傳為非者不解祖宗之所以命意矣然貪汙之吏倘有以公帑任私意如互送卷懷者又不可不痛懲治之也劉季高云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廬祿贈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去朱希真先生云



大宗既得吳越版籍繼下河東天下一統禮樂度事  
八 粲然大備錢文僖惟演嘗纂書名逢辰錄排日盡  
書其父子承恩榮遇及朝廷盛典極為詳盡明清  
家有是書為錢仲韶等假去乾沒至今往來于中  
安得再見以補史之闕文

九 仁宗即位方十歲 章獻明肅太后臨朝 章獻素  
多智謀分命儒臣馮章靖元孫宣公與宋宣獻綴  
等采摭歷代君臣事迹為觀文覽古一書 祖宗  
故事為 三朝寶訓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儀  
仗為鹵簿圖三十卷 詔翰林待詔高克明等繪  
畫之極為精妙叙事于左令傳姆輩日夕侍 上

十 展玩之解釋誘進鏤板于禁中元豐末 哲宗以  
九歲登極或有以其事啓于 宣仁聖烈皇后者  
亦命取板摹印做此為 帝學之權輿分錫近臣  
及館殿時大父亦預其賜明清家因有之紹興中  
為秦伯陽所取先人云

十一 天聖中 章獻明肅太后臨 朝詔脩 三朝國史  
時巨璫羅崇勳江德明用事以為史院承受故官  
屬每遇進書推恩特厚下至書史庖宰亦霑醲賞  
後來因之徐敷  
章懿李后初在側微事 章獻明肅 章聖偶過閣  
中欲盥手后捧洗而前 上悅其膚色玉耀與之



言 后奏昨夕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  
去來為汝子時 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為汝  
成之是夕召幸有娘明年誕育 昭陵 昭陵幼  
年每穿履襪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掖宮中皆呼  
為赤脚仙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張昌  
詩嗣

祖云見其祖  
鄧公家錄

熙寧中 神宗問鄧綰云西漢張良如何綰以班馬  
所論對 上曰體道綰以未喻 聖訓請于上

上又曰不唱館退因取子房傳考之自從沛公入  
秦宮闕至召四皓侍太子凡所運籌未有一事自  
其唱之始知 天縱之學非人所及 鄧雍語  
先人云

神宗遵 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詩一

章去五季失圖檢狃孔熾 藝祖造邦思有懲艾  
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以  
一字目之又別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度文  
揚心妄意薄遺業顧予不武資何以成戎捷後來  
所謂 御前封樁庫者是也 上意用此以為開

拓西北境土之資始命王韶克青唐然後欲經理  
銀夏復取燕雲元豐五年徐禧永洛劔師之後

帝心弛矣 林忠裕陵  
遺事云

神宗朝 詔修 仁 英兩朝國史開局日詔史院  
賜筵時吳冲卿為首相提舉二府及修史官就席



上成詩賦冲卿唱首云蘭臺開史局玉聲賜君餘  
賓友求三事規摹本八書汗青裁倣此衰白盍歸  
歟詔許從容會何妨醉上車王禹玉云曉下金門  
路君筵聽召餘簪纓三壽安筆削 兩朝書身老  
雖逢此恩深盡醉歟傳聞訪餘事應走使臣車元  
厚之云殿帷昕對罷省戶雨陰餘 詔賜堯樽酒  
人探禹穴書夔龍方客右班馬蓋徒歟徑醉俄歸  
弁雲西見日車王君貺云累聖千年統編年四紀  
餘官歸柱史筆經約魯麟書班馬才長矣 仁英  
道偉歟恩招宴東觀醺酒荷盈車馮當世云天密  
叢雲曉風清一雨餘三長太史筆二典 帝皇書

接武知何者霑恩匪幸歟吐茵平日事何憚汚公  
車曾令綽云 御府盼醇釀 君恩錫餽餘賜筵  
遵故事紬史重新書燕飲難偕此風流不偉歟素  
飡非所職愧附相君車宋次道云 二聖垂鴻烈  
天臨四紀餘元台來率屬賜會寵刊書世業叨榮  
甚君恩可報歟交衣相照爛歸擁鹿鳴車王正仲  
云上聖思論著前言摭緒餘瓊筵初賜醴石室載  
紬書 徽範貽來者成功念昔歟欲知開局盛門  
擁相君車黃安中云禮放三事實史發 兩朝餘  
偶綴金閨彥來紬石室書法良司馬否辭措子游  
歟盛事逢衰懶重須讀五車林子中云調元台極



貴須宴 帝恩餘昔副名山錄今裁史觀書天心  
憂作者國論屬誰欵寂寞懷鈇客容瞻相府車可  
見一時人物之盛真迹今藏禹玉孫曉處嘗出以  
示明清曉云史院賜燕唱和 國朝故事也

乾道辛卯歲明清因觀元符 詔旨 欽聖獻肅皇  
后傳載元豐末命其所引猶存紹聖謗語即以白  
于外舅方務德云今提衡史筆汪聖錫吾所厚也  
當錄以似之繼而以書及焉旬日得汪報云下喻  
昨日偶因奏事即為敷陳天語甚稱所言為當即  
詔史院刪去以明是非之實矣汪書之親筆今存  
外舅家

昭慈孟后紹聖三年以使令為襍禮之法九月二十  
日詔徙處道宮已見泰陵實錄曾文肅奏對錄述  
其復位本末為備今具載之元符三年五月癸酉  
同三省批 旨令同議復瑤華先是首相韓忠彥  
遣其子跋來相見云因曲謝上諭以復瑤華令与  
布等議若布以為可即白李清臣俟再留稟乃白  
三省且云恐有異議者布荅之云此事固無前比  
上亦嘗問及布但荅以故事止有追策未有生復  
位號者况有元符恐難並處今 聖意如此自我  
作古亦無可違之理若於元符無所議即但有將  
順而已三省自來凡有 德音及 御批未聞有



逆鱗者此無足慮但白邦直不妨跋云若此中議  
定即須更於 上前及簾前再稟定乃敢宣言至  
四日再留不易前議師朴云已約三省因相率至  
都堂行次師朴云惇言從初議瑤華法時公欲就  
重法官不敢違及至都堂惇又云當初是做厭法  
斷不得准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布云  
公既知如此當初何以不言今却如此議論當時  
議法論罪莫須是宰相否布當時曾議依郭后故  
事且以淨妃處之三省有人於 上前猶以為不  
須如此其後又欲貶董勛逸布獨力爭得不貶此  
事莫皆不虛否今日公却以謂議法不當是誰之  
罪惇默然布云此事且置之今日 上及簾中欲  
復瑤華正以元符建立不正元符之立用 皇太  
后手詔近因有 旨令蔣之奇進入所降 手詔  
乃云是劉友端書外面有人進文字 皇太后並  
不知亦不曾見是如何惇遽云是惇進入先帝云  
已得兩宮旨令撰此 手詔大意進入布云 手  
詔云非此人其誰可當皆公之語莫不止大意否  
惇云是衆莫不駭之卞云且不知有此也布云穎  
叔以謂 太后手詔中語故著之麻詞乃不知出  
自公之奇亦云當時只道是 太后語故不敢不  
著今進入文字却看驗得劉友端書 皇太后誠



未嘗見也。惇頽然無怍色。衆皆駭歎。是日布又言此事只是師朴親聞。布等皆未曾向稟。來日當共稟知。聖意無易。即當擬定。

聖旨進呈。遂令師朴草定去。瑤華廢后近經登極。大赦及累降赦宥。其位號禮數。令三省密院同詳議。聞奏。遂退。晚見師朴等。皆云一勘便招。可恠。可恠。六日。遂以簡白師朴云。前日所批。旨未安當。如今日所改定。進擬師朴荅云。甚善。然尚猶豫。七日。布云。所擬批。旨未安。有再改定文字。在師朴所衆皆稱善。今所降。旨乃布所改定也。是日。上面諭。簾中欲廢元符。而復瑤華。布力陳。以爲不可。如此則彰先帝之短。而陛下以叔廢嫂。恐未順。上亦深然之。令於簾前。且堅執此議。衆皆議。兩存之爲便。上又丁寧。令固執。下云。韓忠彥乃簾中所信。須令忠彥開陳。必聽納。忠彥默然。及簾前。果云。自古一帝一后。此事甚重。萬世議論。相公已下讀書不淺。須議論得穩當。乃可行。兼是垂簾時事。不敢不審慎。語甚多。不一。記首。衆皆無以奪。惇却云。臣思之。亦是未穩當。衆皆目之。師朴遂出所擬批。旨進呈云。且乞依已降。指揮。容臣等講議。同奏許之。然殊未有定論。再對布。遂云。適論瑤華事。聖諭以謂一帝一后。此乃常理。固無



可議臣亦具曉 聖意蓋以元符建立未止故有所  
疑然此事出於無可奈何須兩存之乃使章惇誤曉  
皇太后意旨却以復瑤華爲未穩當此事本未悞  
先帝者皆惇也前者

皇太后諭蔣之奇以立元符手詔

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見及進入乃是劉友端書寫  
臣兩日對衆詰惇云昨以 皇太后手詔立元符  
爲后 皇太后云不知亦不曾見及令蔣之奇進  
入乃是友端所書莫是外面有人撰進此文字否  
惇遽云是惇撰造 先帝云已得

兩宮許可遂令草定大意臣云莫非止大意否

詔云非斯人其誰可當乃公語也之奇亦云當時  
將謂是 太后語故著之制詞惇云是惇語衆皆  
駭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然不可暴  
揚者以爲 先帝尔今若以此廢元符固有因然  
上則彰 先帝之短次則在 主上以叔廢嫂未  
順故臣等議皆以兩存之爲便如此雖未盡典禮  
然無可奈何須如此 太母遂去是無可奈何兼  
化元符又目下別無罪過如此甚便布云望

皇太后更堅持此論若稍動着元符則於理未便  
亦答云只可如此 上又嘗諭密院云欲於瑤華  
未復位號前先宣召入禁中却當日或次日降制



免張皇令以此諭三省衆亦稱善布云如此極便  
若已復位號即須用 皇后儀衛召入誠似張皇  
上仍戒云執元符之議及如此宜召只作卿等意  
勿云出自朕語及至廉前三省以爲中言未定亦  
不記陳此一節布遂與頴叔陳之

太后亦稱善退以諭三省云適敷陳如此論已定  
矣遂赴都堂同前定奏議乃布與元度所同草定  
師朴先以邦直草定文字示衆人衆皆以爲詞繁  
不可用遂已師朴先封以示布布答之云瑤華之  
廢豈可云 主上不知其端 太后不知其詳又  
下比於盜臣墨卒皆被恩恐皆未安尔是日

權五一

太后聞自認造 手詔事乃歎云當初將謂友端  
稍知文字恐友端所爲却是他做布云 皇太后  
知古今自古曾有似此宰相否之奇亦云博更不  
成人無可議者是日瑤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內  
東門 太母遣人以冠服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  
聞者莫不懽呼是夕鎖院降制但以中書執狀付  
學士院不宣召初議復瑤華布首白 上不知處  
之何地 上云西宮可處布云如此甚便 外議初  
增期八十間疑欲以爲未安 緣既復位則於 太母有婦  
姑之禮豈可處之於外 上亦云然 太母有婦  
姑之理豈處之於外 上亦云然 太母仍云須令



元符先拜元祐荅拜乃順又云將來須令元祐從靈駕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患無人迎虞主今得此甚便又諭密院云 先帝既立元符尋便悔但云不直不直又云郝隨嘗取宣仁所衣后服以披元符 先帝見之甚駭却笑去不知稱否又云元祐本出土族不同又稱其母亦曉事二府皆去王廣淵之女也 神宗嘗以為叅知政事命下而卒又云初聘納時常教他婦禮以至倒行側行皆親指教其他舉措非元符比也布去當日亦不得無過布去 皇太后以為如何 太母云自家左右人做不是事自家却不能執定得不為無過也布云 皇太后自正位號更不曾生子 神宗嬪御非不多未聞有爭競之意在尊位豈可與下爭寵 太母云自家那裏更惹他煩惱然是他神宗亦會做得於夫婦間極周旋二十年夫婦不曾面赤布去以此較之則誠不為無過穎叔亦云憂在進賢豈可與嬪御爭寵 太母又對二府云元符元祐俱有性氣今猶恐其不相下布云 皇太后更當訓教使不至於有過乃為盡善 皇太后在上度亦不敢如此 太母云亦深恐他更各有言語兼下面人多此輩尤不識好惡三省亦云若 皇太后戒飭必不敢尔 太后又云他



兩人與 今上叔嫂亦難數相見今後除大禮聖節宴會可赴餘皆不須預他又與 今皇后不同也三省亦皆稱善其他語多所記止此爾已上皆曾錄中語制詞略云惟東朝慈訓念久處於別宮且永泰上賓顧何嫌於並后至崇寧元年蔡元長當國十二月壬申用御史中丞錢暹殿中侍御史石豫右司諫左膚疏詔后復居瑤華制有云臺臣論奏引義固羊宰輔全同抗章繼上逾二十年靖康末金人犯 闕六宮皆北 后獨不預逃匿于其家張邦昌知之遣人迎 后垂簾儀從忽突入第中 后惶恐不知所以避之不免及 思陵中興尊為隆祐太后蓋 后之祖名元易元為隆字建炎間 皇輿小駐會稽 后微覺風疾本閤有宮人自言善用符水呪疾可瘳或以啓后后吐舌曰又是此語吾其敢復聞也此等人豈可留禁中

**十七** 邪立命出之 王嗣昌云

徽宗初踐祚曾文肅公當國禁中放紙寫落人間有以為公言者公翌日奏其事 上曰初無之傳者之妄也當今詰治所從來公從容進曰 陛下即位之初春秋方壯罷朝餘暇偶以為戲未為深失然恐一從詰問有司觀望使臣下誣服則恐天下向風而靡寔將有損於 聖德 上深憚服然失



六 眷始於此也 舅氏曾 故父云

徽宗居藩邸已潛心詞藝即位之初知南京曾肇上

所奉 勅撰東嶽碑得 旨送京東立石 上稱

其文且玄兄弟皆有文名又一人尤著左相韓師

朴云鞏也子宣玄臣兄遭遇 神宗擢中書舍人

脩 五朝史不幸早世其文章與歐陽脩王安石

皆名重一時 上領之繇是而知 上之好學問

非一日也

建中靖國 徽宗初郊亦見曾文肅奏事錄言之甚

詳在於當日為一時之慶事十一月戊寅凌晨導

駕官立班大慶殿前導步輦至宣德門外升玉輅

登馬導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太廟平旦雪意甚暴

既入太廟即大雪出巡仗至朱雀門其勢未已衛

士皆沾濕 上顧語玄雪甚好但不及時及赴太

廟雪益甚二鼓未已 上遣御藥黃經臣至二相

所傳宣問雪不止來日若大風雪何以出郊布云

今二十一日郊禮尚在後日無不晴之理經臣云只

恐風雪難行布云雪雖大有司掃除道路必無妨

阻但稍衝冒無如之何兼雪勢暴必不久况 乘

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

壇則須於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 御札

頒告天下何可中輟經臣亦稱善乃玄左相韓忠



彥欲於大慶殿望祭布去必不可但以此回奏經  
臣退遂約執政會左相齋室仍草一劄子以往左  
相猶有大慶之議左轄陸佃云右相之言不可易  
兼恐無不晴之理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靈柩何  
布遂手寫劄子與二府簽書訖進入議遂定上  
聞之甚喜有識者亦去臨大事當如此中夜雪果  
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布以禮儀使贊引就壘洗  
之際已見月色上喜去月色皎然布不敢對再  
詣壘洗上去已見月色布云無不晴之理  
上奠瓚至神宗室流涕被面至再入室酌酒又  
泣不已左右皆為之感泣是日聞

上却常膳蔬食以禱己卯黎明自太廟齋殿步出  
廟門升玉輅然景色已開靈時見日色已午間至  
青城晚遂晴見日五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  
人情莫不欣悅庚辰四鼓赴郊壇幕次少頃乘

輿至大次布跪奏於簾前請

皇帝行禮

景靈太廟皆然

遂導至小次前升壇奠幣再詣壘洗又升壇酌獻  
天色晴明星斗燦然無復纖雲上屢頌去星斗  
燦然至小次前又宣諭布去聖心誠敬天意感  
格固須如此又升壇飲福行過半蔣之奇屢介於  
地既而當中妨上行布以手約之遂挽布衣不  
肯捨而力引之行數級復僵仆上問為誰布云



蔣之奇 上令禮生掖之登壇坐於樂架下至

上行禮畢還至其所尚未能起 上令人扶掖出

就外舍先還府又令遣醫者往視之及亞獻升有

司請 上就小次而終不許東向端立至望燎布

跪奏禮畢導還大次故事禮儀使立於簾外俟禮

部奏解嚴乃退 上諭都知閹守勲閹安中令照

管布出墻門恐馬隊至難出恩非常也衆皆歎息

以爲眷厚五鼓二府稱賀於端誠殿黎明升輦還

內先是禮畢又遣中使傳宣布以車駕還內一行

儀衛並令僨行不得壅闕布遂關鹵簿司及告報

三帥令依 聖旨及登輦一行儀仗無復阻滯比

未及已時已至端門左相乃大禮使傳宣乃以屬

布衆皆恠之少選登樓肆赦又明日詣會聖宮宮

門之兩廡下所畫人馬皆有流汗之迹去慶曆西

事時一夕人馬有聲至明觀之有汗流至今不滅

又有一小女塑像齒髮爪甲皆真物身長三尺許

云 太祖微時所見嘗言 太祖當有天下然無

文字可考像龕於殿之側坐殿內蓋殿門也

又去是月奉職程若英乃文臣程博文之子上書言

皇子名冒及 御名皆犯唐明宗名宜防夷狄之

亂 詔改皇子名至是又上書乞換文資從之時

亦建中靖國元年後來果驗亦異事也因著之

唐明宗印

位以名宜

御名犯

御名犯

也



神宗更定官制獨選人官稱未正崇寧初吏部侍郎  
鄧洵武上疏曰 神宗稽古創法釐正官名使省  
臺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  
之以階因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鼎新於上  
而彝倫庶政攸叙於下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官  
至簿尉凡七等 先帝嘗欲以階寄祿而未暇願  
造爲新名因而寄祿使一代條法粲然大備  
徽宗從其言 詔有司討論於是置選人七階蔡

四

元道官制舊典乃失引之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筆取會到入內內侍省所轄  
苑東門藥庫見置庫在皇城內北隅拱宸門東所

藏鴝鳥蛇頭葫蔓藤鈎吻草毒汗之類品數尚多

皆屬川廣所貢典掌官吏三十餘人契勘元無支  
遣顯屬虛設蓋自五季亂離紀綱頽靡多用此物  
以勦不臣者公襲至于 本朝自 藝祖以來好  
生之德洽于人心若干憲網莫不明實典刑誅殛  
市朝何嘗用此自今可悉罷貢額並行停進仍廢  
此庫放散官吏比附安排應毒藥并盛貯器皿並  
交付軍器所仰於新城門外曠闊迥野處焚棄其  
灰燼於官地埋瘞分明封堠標識無使人畜近犯  
疾速措置施行仰見 祐陵仁厚之心德及豚魚  
敬錄于編以詔無極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賊犯濟州 徽考微服出通

**世**津門御小舟將次雍立命宦官鄧善詢召縣令至津亭計事善詢廼以它事召之令前驅至近岸善詢從稠人中躍出呼令下馬厲聲斥之令曰某出宰畿邑宜示威望安有臨民而行者乎善詢曰

太上皇帝幸亳社聊此駐蹕令大驚捨車疾趨舟前山呼拜蹈自劾其罪 徽宗笑曰中官與卿戲耳遂召入舟中是夕阻淺船不得進 徽宗患之夜出堤上御駿驃名鶉鴿青望睢陽而奔聞鷄啼濱河有小市民皆酣寢獨一老姥家張燈竹扉半掩 上排戶而入 媪問 上姓氏曰姓趙居東京

已致仕舉長子自代衛士皆笑 上徐顧衛士亦

笑媪進酒 上起受媪酒復傳爵與衛士媪延

上至卧内擁爐又爇勞薪與 上釋襪烘趾久之

上語衛士令記媪家地名及龍舟還京媪沒久矣

**世**廼以白金賜其諸孫

蜀僧祖秀云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崇慶撤簾 泰陵親政時事鼎

新首逐呂正改蘇文定明年改元紹聖四月自外拜章子厚為左僕射時東坡先生已青英州子厚既至蔡元度鄧温伯迎合以謂 神宗實錄詆誣

之甚乞行重修繇是立元祐黨籍凡當時位於朝者次第竄斥初止七十三人劉器之亦嘗以語胡



德輝珥見之元城道護錄其間亦自相矛盾如川  
洛二黨之類未始同心也 徽宗登極復皆召用  
有意調一而平之蔡元長相矣使其徒再行編類  
黨人刊之于石名之去元祐姦黨播告天下但與  
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屏而  
弃之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闢元祐之政者亦饕  
廁名愚智混殺莫可分別元長意欲連根固本牢  
甚然而無益也徒使其子孫有榮耀焉識者恨之  
如近日揚州重刻元祐黨人碑至以蘇迥為蘇過  
叔黨在元祐年猶未裹頭豈非字畫之誤乎尤為  
無謂迥字彥遠東坡先生之族子登進士第為瀘  
川令元符末應日食上言尤為切直蔡元長既使  
其徒編類上書邪等彥遠為邪上尤甚又入元祐  
黨籍之石坐削籍編管華州遇赦量移潼川牽復  
為普州岳安尉卒于官紹興初特贈宣教郎事見  
王望之賞所作彥遠妻史夫人墓誌及重脩瀘川

靈濟廟碑

明清頃訪徐五丈躬立平雪川徐詢以創置右府與揆  
路議政分合因革明清即為考證以對徐甚以擊  
節即手錄于其所編今列于後案唐代宗永泰中  
始置內樞密使二員以官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  
以屋三楹貯文書其職惟掌承受表奏於內進呈



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昭宗光化二年九月崔雍為宰相與上密謀欲盡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王仲元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陰謀廢上請太子監國已而太子改名頴即位十二月孫德昭董彥弼周承誨三人除夜伏兵誅季述等翌日昭宗復位三人賜姓李除使相加號三功臣寵遇無比崔雍與陸扆乞盡除宦者上與三人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者若屬南司必多更變不若仍歸之比司為便上喻雍等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等勿堅求於是復以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然唐自此亂矣朱

梁建國深革唐世官官之弊乃改為崇政院而更用士人敬翔李振為使二人官雖崇然止於承進文書宣傳命令如唐官者之職今士大夫家猶有梁宣底四卷其間所載大抵中書奏請則具記事與崇政使令於內中進呈所得進止却宣付中書施行其任止於如此至後唐莊宗入汴復改為樞密院以郭崇韜為使始分掌朝政與中書抗衡宰相盧革為弘文館學士以崇韜父名弘正請改弘文為昭文其畏之如此明宗即位以安重誨范延光為樞密使二人尤為跋扈晉高祖即位思有以懲戒遂廢之至開運元年復置末帝以其后之



兄馮玉爲之自是相承不改。國朝因之首命趙

韓王魯焉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與中書

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貳。祖宗亦

賴此以間異同用分宰相之權端拱二年置簽書

院事以資淺者爲之張遜是也官制舊典誤以爲

鄧公慶曆二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爲知制誥建

言邊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

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以宰相兼叅知樞

密事今兵興宜使宰相兼領。仁宗然之即降

旨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呂許公時爲

首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富

公方力爭會西夏首領乞砂等稱僞將相來降各

補借職羈置湖南富公復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

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仁宗命以所言送中書而

宰相初不知也富公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

更極論之時張文定爲諫官亦論中書宜知兵事

遂降制以宰相呂夷簡兼判樞密院事章得象

兼樞密院事未幾或曰二府體例判字太重於是

復改呂公亦爲樞密使五年賈文元陳恭公同爲

宰相乞罷兼樞密使以邊事寧故也。旨從之

仍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議施行而樞

密院亦自請進退管軍百僚極邊長吏路分鈐轄



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張文定復言宰相既罷兼樞密院則更不聚廳萬一邊界忽有小虞兩地即須聚廳每事同議自是常事則密院專行至涉邊事而後聚議謂之開南廳然二府行遣終不相照熙寧初滕達道爲御史中丞上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保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神宗善之其後竟使樞密院事之大者與中書同奏稟訖先下俟中書退後進呈本院常程公事凡稱三省密院同奉聖旨者是也建炎初置御營使本以車駕行幸物齊軍中之政而以宰相兼領之故遂專兵柄樞密院幾無所干預呂元直在相位自以謂有復辟之功專恣尤甚臺諫以爲言元直既罷政遂廢御營司而宰相復兼知樞密院事自范杓民爲始爾後悉兼右府矣秦會之獨相十五年帶樞密使至紹興乙亥會之殂次年沈守約万俟卨忠拜相遂除去兼帶中書與樞府

又始分矣

徐軫立語明清云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



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祕書省 國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旣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閔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以爲信可也卷一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度在館中時見重修 哲宗實錄其舊書崇寧間帥多貴游子弟以預討論於一時名臣行事旣多所略而新書復因之于時急於成書不復廣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者且據逐人碑誌有傳中合書名猶云公者讀之使人不能無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 本朝小說尤少士夫縱有私家所記多不肯輕出之度謂史官欲廣異聞者當擇人叙錄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狀鄴侯家傳之類上之史官則度幾無所遺矣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 神宗



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州以其間所記述有未欲廣者因尺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也

躬立又語明清云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後如日曆起居注時政記之類初甚圓備秦會之再相繼登維垣始任意自專取其紹興壬子歲初罷右相凡一時施行如訓誥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臣僚章疏奏對之語稍及於己者悉皆更易焚棄繇是亡失極多不復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來十五年間凡

所紀錄莫非其黨姦諛佞之詞不足以傳信天

**三** 下後世度比在朝中嘗取觀之太息而已

明清嘗謂本朝法令寬明臣下所犯輕重有等未嘗妄加誅戮恭聞太祖有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此誠前代不可跂及雖盧多遜丁謂罪大如此僅止流竄亦復北歸自晉公之後數十年蔡持正始以吳處厚訐其詩有譏訕語貶新州又數年章子厚黨論乃興一時賢者皆投炎荒而子厚迄不能自免爰其再啓此門元祐間治持正事二三公不無千慮之一失使如前代則姦臣藉口當喋血無窮也明清嘗以此說語朱三十



五丈希真大以爲然。太祖誓言得之曹勛云從  
徽宗在燕山面諭云尔勛南歸奏知 思陵  
明清嘗得 英宗批可進狀一紙于梁才甫家治平  
元年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  
考之則韓魏公曾魯公歐陽文忠公趙康靖作相  
叅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閱沈存中筆談云  
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  
熟狀事速不及侍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  
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  
如何耳

揮麈後錄卷之一



揮塵後錄卷之二

汝陰王 明清

<sup>卅</sup>宣和中燕諸王于禁中 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榻

幄次 徽宗忽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

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即返驚鄂默然內侍請于

上 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文餘蜿蜒榻上

不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繇是

異待焉 趙士鑑  
於老云

<sup>卅</sup>高宗嘗語呂頤浩云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

熟閱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戒刑

寺官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頤浩再拜贊即

<sup>卅</sup>以 上言諭之 姜安礼  
與恭云

曹功顯勛語明清云昨從 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

顯仁令奏 高宗曰 上為康王再使虜中欲就

鞍時 二后泊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

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 上體婢指

示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 后即悟曰我事四聖

香火甚謹必其陰助今陷虜中愈當虔事自後夜

深必四十拜止更令奏 上宜嚴崇奉以答景貺

高宗後跣躡臨安即 詔於西湖建觀像設以祀

甚為壯麗又云 后未知 上即位嘗用象戲局

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



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  
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 后以手加  
額喜甚即具奏 徽廟大喜復謂 右曰瑞卜昭

**世** 應異常可無慮矣

元符末掖廷訛言崇出有茅山道士劉混康者以法  
籙符水爲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聞得出入禁  
中頗有驗崇恩尤敬事之寵遇無比至於即其鄉  
里建置道宮甲于宇內祐陵登極之初皇嗣未廣  
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地叶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  
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崗阜已而後宮占熊  
不絕 上甚以爲喜繇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

卷之三

一

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是爲  
艮嶽宣和壬寅歲始告成 御製爲記去京師天  
下之本昔之王者申畫畿疆相方視址考山川之  
所會占陰陽之所和據天下之上游以會同六合  
臨觀八極故周人胥宇於岐山之陽而又卜澗水  
之西秦臨函谷二穀之關有百二之峻漢人因之  
又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帶以黃河清渭之川宰制  
四海然周以龍興卜年八百秦以虎視失於二世  
漢德弗嗣中分二京何則在德不在險也昔我  
藝祖撥亂造邦削平五季方是時周京市邑千門  
萬肆不改棄之而弗顧漢室提封五方阻山浮渭



屹然尚在也捨之而弗都于胥斯原在浚之郊通  
達木川平臯千里此維與宅故今都邑廣野平陸  
當八達之衝無崇山峻嶺襟帶於左右又無洪流  
巨浸浩蕩涵湧經緯於四疆因舊貫之居不以龔  
嶮爲屏且使後世子孫世世脩德爲萬世不拔之  
基垂二百年于茲 祖功宗德民心固於泰華社  
稷流長過於三江五湖之遠足以跨周軼漢蓋所  
恃者德而非嶮也然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作靈  
臺則庶民子來其作靈沼則於仞魚躍高上金闕  
則玉京之山神霄大帝亦下遊廣愛而海上有蓬  
萊三島則帝王所都仙聖所宅非形勝不居也傳

揮三三已

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山可爲功不可書於是  
太尉梁師成董其事師成博雅忠藎思精志巧多  
才可屬乃分官列職曰雍曰琮曰琳各任其事遂  
以圖材付之按圖度地庀徒僱工累土積石畚插  
之役不勞斧斤之聲不鳴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  
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取瓌竒特  
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  
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椰栝荔枝之木金城玉  
羞虎耳鳳尾素馨棠郝末利含笑之草木不以土地  
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而穿石  
出罅崗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



後谿而旁隴連綿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峰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跌芬芳馥郁結高宗

廟

山根號萼綠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

外方內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些紫石之岩祈真之嶺攬秀之軒龍吟之堂清林秀出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噹噹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復不知其幾千里而方廣無數十里其西則參木杞菊黃精芳藟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杭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

揮王二已

四

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崗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湫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章羅漢岩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王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嶺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木倚石排空周環曲折



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最高諸山前列巨石凡  
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嶄巖蕨蘿蔓衍若龍若鳳不  
可殫窮鬢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  
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  
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亭觀圖山亭卞視  
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蒼翳鬱仰  
不見明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閑館飛岑亭無雜花  
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  
石罅牽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岩峽洞穴亭閣  
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入一  
榮一彫四向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

擇主二已

深巖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  
知郭郭寰會紛華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  
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槩焉及夫時序之景  
物朝昏之變態也若夫土膏起脉農祥晨正萬類  
胥動和風在條宿凍分沾泳淶水之新波披石際  
之宿草紅苞翠萼爭笑並開於煙暝新鶯歸燕啞  
喃百轉於木末攀柯弄蕊藉石臨流使人情舒體  
墮而忘料峭之味及雲峯四起列日照耀紅桃綠  
李半垂間出於密葉芙蓉菡萏葦葦葦葦搖莖弄  
芳倚縈於川湄蒲菰荇藻芰菱葦蘆公岸而泝流  
青苔綠蘚落英墜實飄巖而鋪砌披清風之廣莫



蔭繁木之餘陰清虛爽塏使人有物外之興而忘  
扇箑之勞及一葉初驚葍收調辛燕翩翩而辭巢  
蟬寂寞而無聲白露既下草木搖落天高氣清霞  
散雲溥道遙徜徉坐堂伏檻曠然自怡無蕭瑟沉  
寥之悲及朔風凜冽寒雲閣幕萬物調踈禽鳥縮  
慄層冰峨峨飛雪飄舞而青松獨秀於高巔香梅  
含華於凍霧離榭擁幕體道復命無歲律去暮之  
歎此四時朝昏之景殊而所樂之趣無窮也朕萬  
機之餘徐步一到不知崇高貴富之榮而騰山赴  
壑窮深探峻綠葉朱苞華閣飛陞玩心愜志與神  
合契遂忘塵俗之繽紛而飄然有凌雲之志終可  
樂也及陳清夜之醮奏梵唄之音而煙雲起於巖  
竇火炬煥於半空環珮雜遝下臨於脩塗狹徑迅  
雷掣電震動於庭軒戶牖既而車輿冠冕往來交  
錯嘗甘味酸覽香酌醴而遺漚漚核紛積床下俄  
頃揮霍騰飛乘雲沉然無聲夫天不人不因人不  
天不成信矣朕履萬乘之尊居九重之奧而有山  
間林下之述澡漱肺腑發明耳目恍然如見王京  
廣愛之舊而東南萬里天台鴈蕩鳳凰廬阜之奇  
偉二川三峽雲夢之曠蕩四方之遠且異徒各擅  
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羅列又兼其絕勝颯爽溟  
濛參諸造化若開闢之素有維人爲之山頽豈小



哉山在國之良故名之曰良嶽則是山與泰華嵩  
衡等同固作配無極壬寅歲正月朔日記又命眷  
思殿應制李曾普組各爲賦以進質去宣和四年  
歲在壬寅夏五月朔良嶽告成命小臣曾普詣作  
古賦以進臣俯伏惴慄懼學術荒陋不足以奉

詔正衣冠屏息竊誦宸製如日月照映至於經  
營終始與其命名之意義備載奎文使執筆之  
臣徒震汗縮伏辭其不能雖然臣之榮遇千載一  
時敢不祗若休命於是虛心滌慮再拜稽首而獻  
賦焉其詞曰 偉茲嶽之宏厚兮固盤基於坤軸  
跨穹隆之高標兮俯萬象於林麓一氣肇其吐吞

兮割陰陽於晦晷信天造而地設方行聖心之神  
欲相美於於良維兮膺億載之假福允定命以匹  
休兮同潤漑之乃卜維重熙兮累洽固帝祚之無  
疆繫浚都之是宅陋周原之匪臧誠體國之有制  
擬形勢而辨方伊岡聯與阜屬翼慶瑞兮綿長仰  
黃屋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即崇山之奧區醫會  
巖且蒼蒼兮紛川澤之沮洳限江湖之渺茫類曾城  
與丹丘仍飈馭之求翔鳴遼鶴於晝寂嘯巴猿於  
夜決靄煙霞之超絕始未覩乎康莊時萬機之餘  
暇頽六轡以高騁流天步之轡跡怡聖情而弗忘  
俾飛雲以川泳均草木之有光軒重闔之敞敞植



梅桃以時崗挺八仙之桂檜漲潤氣以疏香屹舞  
手之竒石導風袂以前鄣仰 奎文之聖述如震  
慄乎春雷兼虞商之渾灝類雲漢之昭回蟣虱之  
臣不敢久以伏讀兮一再誦而心開燦八龍之神  
藻覺虎卧之煤埃惟明光之絢練永作鎮於鈞臺  
俄北行而少進驚泛雪之虛闢屏分翠綠以雙抗  
兮沃泉中湛而凝碧伊留雲與宿霧佐清致於瑤  
席飲甌面之瓊腴貯風生於兩腋登和容於射圃  
懷弧矢之神威流芳馨於素華且舒笑而忘歸撫  
跨雲之欄楯驚倚翠之羣飛陟半山而前瞻虛廡  
亘其繩直聳凝觀而北列視鑑湖之泚泚忽崢嶸  
而環合想圖山之嘉色敞玉霄之闕洞仙真過而  
寓息莫煉丹以服餌生身體之羽翼闢瓊津與清  
斯望龍江而西東何茂脩之夾植中濱漾而溶溶  
覲山莊之派別引回溪而曲通挹飛岑於秀發倚  
躡雲之崇崇虛蕭閑之邃宇貯毫楮於厥中延勝  
筠之宿潤發五蓋之遊蒙無雜卉以周布端此君  
之迎逢委檜陰之修逕出高陽之酒亭奉千鍾之  
湛露傾葵藿於堯齡欲洗練其神宅耳漱瓊之冷  
泠度金霞而矯首介亭屹其上征險羊腸於九折  
升雲棧而心驚有排衙之巨石間珎木之敷榮爲  
嶢妙之絕巘類蕭臺之玉京宜帝真之下墮後電



掣而雷鳴繼神光之燭壇響環珮之琮琤何天人  
之無間本 皇上之精誠路透迤而東轉經極目  
之蕭森下來禽之茂嶺披合歡之華林始祈真於  
磴杪終攬秀於軒陰啓龍吟之虛堂面紫石之高  
壁分竹齋於向背沸不老之泉液愛揮雲之翔鱗  
若騰躍於天地踰萬松之峻嶺設兩關而欽崎垂  
濯龍之瀑布與蟠秀而東馳憩練光以容與仰竒  
峯而登躋矧梅蘆之二渚結雲浪與浮陽俄就夷  
而絕嶮復淵澄而沼方池名鳳以號硯乃餘波之  
洋洋旣流碧之霞錯又環山之翼張嚴宏堂之三  
秀奉九華之玉真悵白雲之已遠追音徽之尚存

壯阿閣以巢鳳擁萬木之巖春何漣漪之颺爽仰  
拱霄之是鄰覲書館之幽致擅著古之佳名極驚  
蛇而走虺知草聖之縱橫臨清流而喜賦鄙秋風  
之遙聲揭崑雲兮承嵐相岩堯而抗衡彼會真之  
高館惣羣玉之邃清儼踈梅之盈萬常沐雨而披  
煙儷冰姿於夢綠非取媚而爭妍駭白龍之噴激  
落銀漢於九天方巢雲之入望且黃果之綿連登  
絳霄以遊目聳萬壽之南山瀉烏龍之垂雷注鴈  
池於石間企雍雍之峻亭諒絕塵而可攀欣藥寮  
之西闕蘊丹華之秀巖羅玉芝與雲桂產南燭之  
非凡下丁香之密逕有間植之松杉嗟禾麻芍菽



來執黍稷兮，惟艱開西莊以務本，信農事之匪閑。  
俯明秀之傑閣，晞梅岩及春華，偃霜風之老檜，跂  
鳳翼之歆斜，陰檀栾之芸館，豁凝思之雅堂，備上  
臺之珎文，若星燦而霞章。臣蓋聞赤縣神州之說，  
方壺負嶠之言，旣不周之具載，亦同紀於崑崙，定  
洪荒之無考，宜姑置而勿論，窮山川於疇昔，效子  
長之飛蹇，登岱出宗而佇貽，嘗歷井於天門，瞻巍然  
之日觀，視鳧繹之駿奔，維祝融之巨鎮，鬱紫蓋之  
竒峯，標赤城而霞起，滴九疑之翠濃，觀羅浮與鴈  
蕩，望廬阜之橫空，陟嵩高之峻極，有二室之重巒，  
森峩峩之太華，若秀色之可餐，聳聳天平於林慮，睇

王屋之仙壇，何諸山之環異，均賦美於一端，豈若  
茲嶽神模聖作，摠衆德而大備，富千品兮萬壑，何  
小臣之榮觀，忽承 詔而駭愕，捨華門之圭竇，詣  
鈞天之廣樂，驚蓬心與蒿目，蕩育次之煩濁，欲粗  
窮其勝槩，徒喙息乎林薄，蜂房櫛比，視閭闔也，埳  
蟻往來，觀市人也，紫紆如綫，貫汲流也，布筭縱橫  
俯阡陌也，累塊積蘇，羅層臺也，翔飛蚊聚，聽輪跡  
也，其體宗旁日月也，其用浩博，行變化也，塵翳翳  
以電掃，兮雲溶溶而承宇，旣崛起以首宗兮，又盤  
互而深阻，遠而望之則或抗，戾以分睽，或附從而  
黨，伍或跼然而仰，或偃然而俯，或相躡蹠，或相旁



午迫而視之則或如躍龍或如虺虎或若會同之  
冠冕或若隱翳之環堵或引援而維持或參差而  
齟齬或各三竒或號太古萬形千狀不可得而備  
舉也而又瑕石詭暉嶙峋巉巖靈壁之秀發於淮  
之北太湖之異來自江之南伏犀抱犢紫金之峯  
凌雲透月瓊王之崑遂根擎而固結成聳翠之煙  
嵐植湘水之丹橘列洞庭之黃柑盈待鳳之猗梧  
聳負霜之榎栴質簞篋穢楠蠹以森萃青綸紫葢  
曄曄而鬚鬣遠凌翠而跨谷仰締構於其間虹梁  
並亘旅楹有閑嘉玉鳥之輝潤睇雲楣之爛班臨  
飛陛之揭孽繇平波之汪灣艤青翰投文竿却龍  
舟而弗御規就橋而處安得元珠於赤水仰神聖  
之在宥推無爲於象先擴堯仁之天覆且帝澤之  
旁流復上昭而下漏宜乎絕殊殊祥駢至迭轉潛  
生沼之丹魚萃育數之皓獸神爵棲其林麒麟臻  
其囿屈軼茂而實莢滋紫脫華而朱英秀何動植  
之休嘉表自天之多祐臣又聞積水成淵而蛟龍  
生積土成山而風雨興皆物理之自然豈人力之  
所能蓋嘗觀雲氣之靄靄時出沒而相仍作寰區  
之潤澤肇五穀之豐登霖霖爲霖而復斂抱虛壁之  
層層舉茲山之盡美渠可得而誦稱爾乃或遐矚  
以寄情或周覽以託興衆彩迭耀臣目迷而不能



得視羣籟互鳴巨耳感而不能得聽何神用之莫測使凡氣之無定品物流形各正厥命如文王之在靈臺民樂其有德武王之居鎬京物不失其性豈若左太華而右褒斜為長楊之誇南丹水而北紫淵為上林之盛而已哉夫昔唐堯訪四子於藐姑射之山周穆賓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是皆駕要妙而有輕天下之心務逸舉而有和雲謠之唱蓋翠華之遠遊徒赤子之在望惟吾皇之至神擴廣愛之遐想曾何遠於九重邁蓬瀛之清賞得忠嘉之信臣恊規制於明兩罄丹款以爰謀念賢勞之鞅掌迄成功於九仞說見知於天獎凡經營於

六載之間而為萬世無窮之休豈不廣哉曹組去臣伏蒙 聖慈宣示李質所進良嶽賦特命臣繼作碩臣才短學疎豈能仰副 睿旨進退皇懼不知所裁謹齋心百拜以賦其辭曰客有遊輦轂之下以問京師之主人曰東北之隅地勢綿連岡嶺秀深氣象萬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焉主人曰國家壽山子孫福地名曰良嶽客曰蓋聞五星在天五嶽在地東有泰山甲於區宇下臨滄溟旁跨齊魯南有衡山祝融紫蓋湘潭為址九向九背西有大華三峯挿天枕瞰函谷橫斜渭川北則常山以限天驕大河朔漢仰其岑峩中則嵩高與天峻



極襟帶河洛屏翰京國復見茲於中都何前此而未識且山嶽之大天造地設開闢之初元氣凝結是豈人爲願聞其說主人曰清濁既分爰其陰陽播之大鈞孰爲主張是必造物區區維綱今以一人之尊大統率夏宰制萬物而役使羣衆阜成兆民而道濟天下夫惟不爲動心侔於造化則茲嶽之興固其所也而况水浮陸走天助神相凡動之沓來萬物之享上故適再闔而歲六周星萬壑千巖芳菲丹青之寫圖障也客曰嶽有五焉今益其一在於五行數則差失主人曰客不聞五行在天乃六氣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運行曾無越次

矧此有形創於神智生生不窮悠遠之義然則五岳視三公之官良岳爲多勇之地乃其宜也夫何擬議各首肯久之曰吾見乎岳之外矣吾聞乎岳之說矣獨有未詳孰知其中蓋禁鑰十二 皇居九重深嚴秘奧內外莫通願子陳其次弟庶幾因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則可以旣舉其細則莫能縷數唯 乘輿有時臨幸雖山岳亦類於庭廡請先陳其品谷岡巒之體勢後狀其樓觀池臺之變所皆聖作而神述盡宏規而傑矩夫良者八卦之列位岳者衆山之惣名高爲峯則秀拔拱爲岫則崢嶸霽色晚靜風光曉凝陟崔嵬而直上俯蹬



道以寬平雜花異香莫知其名佳木繁陰欣欣其  
祭唯特立於諸峯之右者乃主乎壽照之以南極  
之星所謂山者如此淺若龍龕深若雲竇鎖煙霞  
於杳冥留風雨於昏晝或秉炬而可入或捫扃而  
可叩石磊磊以巉巖木森森而聳秀間則流潤雲  
蒸可卜以陰晴之候所謂洞者如此爲山之屏爲  
洞之高承乎上則安若棖楠比於下則覆若簷楹  
玳叢幽芳古木長藤龍絡蔽虧高低相層鳥啼花  
發則春容淡蕩霜降木脫則石角峻嶒所謂巖者  
如此兩山之間氣聚其中衆木斯茂泉流暗通或  
重羅以暝晝或偃草而進風曷長春之翠莖挺堅  
節之霜松每晨曦之照耀靄朝霧以空濛所謂谷  
者如此又有岡則隱然而起勢連山谷殊萃岬之  
峯巒類縈紆之林麓白雪照夜則寒梅盛開紅雲  
嬌春則仙桃極目恍如望千畝之鏡非巖之秀橫  
石壁壘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敷榮復地形之延袤  
迢迢大庾隔絕遐荒落落萬松得名錢塘今移根  
於南北亦不限於炎涼至若溶溶大波瀾爲巨派  
其流則小其合則大瑩上下之天光漑淺深之湍  
瀨有巨魚以潛波扈龍舟而夾載岸容萬柳春風  
柔柯飛花蒲空長條拂波或越景而移棹或鳴榔  
而笑歌此謂之江者回環山根縈帶奇石淺以蕩



谷深以凝碧潏潏不窮流衍激激泛桃花之露紅  
浮洞天之春色輕鷗文禽棲息其側荷花不斷雲  
錦舒張或聚而爲曲沼或漲而爲橫塘煙梢露蓀  
交翠佞昂此之謂溪者夫山洞崑崙嶠嶺江溪旣  
略陳矣子獨不見樓有絳霄朱欄倚空跨晴雲之  
縹渺挂瑞日之曛曛綺踈凝霧天香散風覺星辰  
之逼近如霄漢之穹隆招飛仙於蓬壺揖素娥於  
蟾宮覽旌鶴馭稅駕其中又不見閣有巢鳳異乎  
高崗豈丹穴之瑞應無雄高廟禱以翔翔即其軒楹  
架以傑閣芘五彩之駕雛下九霄之鸞鷲因太平  
之象會廊廟之人置酒大嚼歸美逢辰續夏日之

元七軍主三已

句頌南風之薰其北也諸山之上衆木之杪俯雲  
壑之沉沉視煙霄之杳杳西瞻太行於晴霽東望  
海霞於清曉山龍從石嶙峋挹長風之回玉宇導  
明月之湧冰輪齋心嘗比於崆峒精禱每延乎上  
真見飄飄之仙馭隨裊裊之青芬視其榜曰介亭  
有排衙蒼碧之前陳者也因山高下周以回廊如  
璧月之環坐復晴曦之騰光玩牙籤之甲乙發寶  
書之祕藏徐遶砌而散步間挾策而寓興花雖芳  
而晝寂鳥雖啼而人靜倘隱士之山堂取逸人之  
三逕其榜曰書館豈蓬戶陳編之可並者也亭有  
勝筠周以美竹何禁籞之寶檻迸藍田之叢玉已



交戛而近砌復扶踈而出屋分月影之瑣碎聽風  
聲之斷續遊塵不到清意自生日蒼雲之翳翳面  
霜節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時長青宸襟對爽固以  
貺名且館曰蕭閑深庭邃宇來萬籟之清風無九  
夏之劇暑博寓懷之寶玩備宸章之毫楮前橫  
江練傍列山莊或遣乘槎而上漢或笑啜石而為  
羊超然燕處真道遙自適之鄉雜花爭妍紅紫相  
鮮或引繩而為逕或彌望而成川錦綉照空而明  
煥風靈散曉而香傳肅然行列若羽林之萬騎粲  
然艷粧如宮女之三千四時之候參差不齊異塵  
埃之桃李雜紛跡以成蹊斯瓊林華之花見鏤玉

之珎題至若山莊竹籬蘿蔓蒼鬱晝綠筠之共茂  
夾脩逕而高出俯以愛蒼苔之承步仰以見雲捎  
之蔽日軒亭欄檻各相方而榜名故扶晨散綺洞  
煥秀瀾隨所寓而不一晴波融怡是為鴈池望風  
中之飛練接雲際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蒼翠北渚  
湛若而漣漪聽雖離之下集觀肅肅以高飛朝離  
乎雪霜之野暮宿平陵葦之湄唯恩波之可泳豈  
墮陽之恨遲練以幽芳夢綠華堂何玉顏之澹佇  
見竒姿之異常鄙江梅之尚紅陋臘梅之太黃得  
天上碧桃之露掩薰爐清遠之香恍聖情而異稟  
蒙夫笑以增光故賜神仙之號闕珠戶而啟文憲



然而如此之類安能悉紀若夢游仙髮鬢而已客  
曰子之所陳心存意識或欲周知何從皆得主人  
曰人間天下飛潛動植率在其中不可殫極姑陳  
述乎二三而已後累言於千百非若子虛上林之  
夸大兩京三都之緣飾碩難狀於言辭徒充塞于  
膏臆客曰姑置是事請質所疑何一隅之形勢若  
千里之封圻主人笑曰嘻夫耳目之不際何可以  
意測思慮不至孰可以強知望壺中者初不察其  
天地遊武陵者亦豈意其有桃溪矧都邑紛華之  
地藏十洲三代山之竒客又曰蓋聞橘不踰淮貉不  
踰汶今茲草木來自四方原莫知夫遠近物理地

宜請得而論主人曰 天子神聖明堂頒制視四  
海為一家通天下為一氣考其迹則車書混同究  
其理則南北無異故草木之至微不變根莖於易  
地是豈資於人力蓋已默然運於天意故五岳之  
設也天臨宇宙五岳之望也列於百神茲岳之崇  
也作配萬壽彼以滋庶物之蕃昌此以壯天支之  
擢秀是知真人膺運非特役巨靈而驅五丁自生  
民以來蓋未之有客恍然聞所未聞於是鼓舞懽  
忻頌詠太平等乾坤之永久又詔二臣共作良嶽  
百詠詩以進良嶽勢連坤軸近乾崗地首東維鎮  
八方江不風波山不險子孫千億壽無疆介亭雲



棧橫空入翠煙躋攀端可躡飛仙介然獨出諸山  
上磊磊排衙石蒲前極目亭千里飛鴻坐上看山  
川風月在憑欄不知地占最高處但覺恢恢天宇  
寬圍山亭軒楹正在翠微中欲雪雲生四面峯堆  
璨地鋪紅瑪瑙嶺岼山聳碧芙蓉跨雲亭地高天  
近怯憑欄下視浮雲咫尺間只恁輕雷起崑際不  
知飛雨過山前半山亭憑高玉壺每從容中路嘗  
聞憇六龍塵外有人如到此便須行徹最高峯蕭  
森亭曉日玲瓏宿霧開四簷時有好風來不應班  
竹林中見却似松根琥珀堆麓雲亭山下深林起  
白雲白雲飛處斷紅塵伴行直到高峯上舒卷縱

軍王二已

橫不礙人清賦亭四海熙熙萬物和太平廊廟只  
賡歌欲追林下騷人意却是臨流得句多散綺亭  
斷虹飛雨過天涯碧落浮雲不復遮明日陰晴真  
可卜倚欄來此看餘霞清斯亭天波萬斛瀉鎔銀  
跨水橫橋麗

高宗廟諱

新但取真堪濯纓意玉堦金

闕本無塵煉丹亭藥爐龍虎正交馳五色雲生固  
濟泥凡骨欲逃三万日君王曾賜一刀圭璿波亭  
水影搖暉動碧虛日華凌亂上金鋪安知不是鮫  
人寶徃徃淵中得美珠小隱亭古木回環石路橫  
居山初不在崢嶸聖人天下藏天下小隱聊爲戲  
事名飛岑亭微雲將雨洗層巒石磴莓苔路屈盤



正是江南最佳處，仰看蒼翠俯澄瀾。草聖亭落筆  
縱橫走電光，近臣時得賜雲章。龍盤鳳翥皆天縱，  
渴驥驚蛇不足方。書隱亭，吾皇聖學自天東。載籍  
源流一一通宵，肝萬機管四海，更將心醉六經中。  
高陽亭，仙舟時倚碧溪灣。花外青旗映淺山，不醉  
闌風綠底事，要看豪飲似人間。雍雍亭，聖主從來  
不射生。池邊群鴈恣飛鳴，成行却入雲霄去。全似  
人間好弟兄，忘歸亭。玉景金霞長不夜，松篁泉石  
更留人。廣寒宮殿秋偏好，待看林梢月色新。八仙  
館，蟠桃初熟玉京春。圓屋如規戶，牖新盡是瑤池  
高會客。豈容塵世飲中人。環山館，峯巒回合聳雲  
屏。巖靄溪光面面橫，開戶忽驚千仞翠，憑高方見  
九重城。芸館玉堂金馬盡，名儒黃本牙籤付石渠。  
向此別藏三萬卷，不憂中有蠹書魚。書韻，蓮燭詞  
臣在外庭。青錢學士已登瀛，回廊屈曲隨巖草。挾  
策何妨取次行，蕭閑館書草吹來種種香。好風移  
韻入松篁，丹臺紫府無塵事。倚覺壺中日月長。漱  
瓊軒，淺碧分江入衆山。山深無處不潺湲，軒最近  
寒溪口。噴薄松風響珮環。書林軒甲乙，森然盡寶  
書。校讎曾授會中儒，萬機多暇時來此。玉軸牙籤  
自卷舒。雲岫軒山上飛雲片片輕，雲山相似倚空  
明。從龍本合封中去，觸石光從望處生。梅池玉鈿



勻點鑑新磨香逐風來水上多應爲橫斜詩句好  
故教踈影瀉平波鴈池暮天飛下一行行淺渚平  
沙足稻梁有此恩波好游泳何須辛苦去衡陽硯  
池黑雲凌亂曉光凝氣接崑崙冷不水龍餅麝元  
皆御墨游魚吞却化鯤鵬林華苑連雲複道映樓  
臺茂苑奇花日日開但得如春天一笑芳菲何必  
曉風吹絳霄樓翼瓦飛甍跨閭風捲簾滄海日曛  
曛佳時自有群仙到笑語雲霞縹緲中倚翠樓梯  
空認戶半山間滴滴嵐光照畫欄六月火雲揮汗  
日雲雉覺石屏寒奎文樓龍蟠螯負出風雲鑊王  
填金聖製新自與六經垂日月更令羣目仰星辰

巢鳳閣朝陽鳴庾有亭梧爭似珠簾映綺疏丹穴  
來儀聽九奏不妨於此長鸚鵡竹園蒼翠密密竹  
森無數新篁出妨林已有鳳山調玉律正隨天籟  
作龍吟梅崗閣連峯嶺玉崔嵬春逐陽和動地來  
不似前村深雪裏夜寒雄有一枝開萬松嶺蒼蒼  
森列萬株松終日無風亦自風白鶴來時清露下  
月明天籟滿秋空蟠桃嶺不到瑤臺日玉京海中  
仙菓但聞名何人爲報西王母嶺上如今種已成  
梅嶺雪林橫夜月交光萬壑風來颯颯香聖主乾  
坤爲度量包藏曾不限遐荒三秀堂隱戶深沉晝  
不開鳳凰時下九層臺月明夜靜聞環珮知有霓



旌羽扇來夢綠華堂綠夢承跌玉藥輕清香續續  
度簷楹天教不雜開桃李賜與神仙物外名品春  
堂桂影亭亭漾碧溪尋芳曾被暗香迷碧桃開後  
晴風暖花外幽禽自在啼躡雲臺萬本琅玕密不  
開林深明碧瑣高臺更無一點遊塵到但覺雲隨  
步步來玉霄洞披香尋徑百花中蝶引蜂隨路不  
窮但見凌霄纏古木洞天應與碧虛通清虛洞天  
玉關金鎖一重重只見桃源路暗通行到水雲空  
洞處恍如身世在壺中和容廳白羽流星一點明  
上林飛鴈幾回驚弓開月到天心蒲風外唯聞中  
的聲泉石廳紫迂流碧與環山月地雲堦在兩間  
有十一此清冷居物外方知塵土屬人環揮雲亭天風  
吹作海濤聲揮斥浮雲日更明波上石鯨時吼雨  
只知樓閣是蓬瀛泛雪廳月團携下九重天來試  
人間第一泉正在水聲山色裏六花浮動紫甌圓  
虛妙齋武王屈已尊箕子黃帝齋心問廣成惟道  
集虛觀衆妙超然將見不能名壽山太上御名大崇高  
秀氣連清風不老月長圓春遊玉座時相對花發  
鶯啼億萬年杏岫山上晴霞興綵雲芳菲時節避  
花繁分明自有神仙種不是青旗賣酒村景龍江  
潤通河漢碧涵空影倒光山曉翠重聞說巨魚時  
駭浪只應風雨是神龍鑑湖水天澄澈瑩寒光一



片平波六月涼移得會稽三百里不教全屬賀知  
章桃溪霏霏紅雨落清潯流出山中直至今休道  
仙源在平地空教人向武陵尋回溪穿雲透石落  
溝溝懸浦餘波尚繞山只恁嵐光迷向背不知流  
水正回環滴滴巖蒼蒼青潤石嶙峋數泉脉涓涓濕  
白雲疑有天仙深夜過了當環珮月中聞榴花  
絕域移根上苑栽又分紅綠向崑隈纍纍子已枝  
間蒲灼灼花猶葉底開枇杷崑結根常得近林巒  
晚翠誰憐却歲寒不見龍文橫桿面方知垂實作  
金丸日觀崑朝陽初上海霞紅五色雲生碧洞中  
回首爛柯人自老棊聲猶在石門東雨花崑紛紛

泊泊弄晴暉曾逐春風上綉衣不爲胡僧翻貝葉  
仙家長有碧桃飛蘆渚萬葉稍稍秋意初斜風細  
雨憶江湖誰知雪壓波澄後更與宮中作畫圖梅  
渚只借晴波爲曉鑑不隨花鳥作江雲未須吹笛  
風中去多得清香水際聞榎查谷折花宜與酒相  
薰結難隨酒入唇一陣暗香無處覓不知幽谷巧  
藏春秋香谷玉屑花繁淡淡黃碧崑曾伴紫欄芳  
月明露洗玉秋葉山迥風傳七里香松谷雲藏煙  
鎖畫蒼蒼得地何須作棟梁聞道九龍扶輦過一  
山風又作笙簧長春公洞天風物幾人知暗得陰  
陽造化機不似寒鄉待鄒律四時崑際有芳菲桐



徑不嫌春老花飛濕要聽秋來雨打聲一自移根  
來禁籞朝陽常有鳳凰鳴松徑夾路成行一樣清  
吟風篩月自亭亭雲章正寫人間瑞坐待雲根長  
茯苓百花徑紅紫交加一徑通翠條柔蔓浴玲瓏  
日晴煙暖微風度百和香薰錦綉中合歡徑絲絲  
拂拂機中錦綉縷昔昔馬項纓却似漢宮三十六  
黃昏時節掩羅屏竹徑翠葉吟風長浙瀝寒梢擊  
露忽高低有時杳杳穿雲去碧玉交加四望迷雪  
香徑夾徑梨花玉作英年年寒食半陰晴要看雪  
色無邊際十二樓前月正明海棠屏清明微雨欲  
開時收付狂香付整齊但得浣花春在眼不須枝

上杜鵑啼百花屏衆香芬馥著人衣雲母光寒露  
未晞圍得春風勝綉幕紛紛紅紫闌芳菲蠟梅屏  
冶葉倡條不受羈翠筠輕束最繁枝未能隔絕蜂  
相見一一花房似蜜脾飛來峯突兀初驚倚碧空  
翠嵐仍與瑞煙重吳儂莫作西來認真是蓬萊筆  
一峯留雲石白雲何事苦留連中有嵌空小洞天  
却恐商晶要霖雨因風時到日華邊宿霧石飛煙  
自遶龍樓駐瑞氣長隨海日開獨有春風花上露  
夜深多伴月明來辛夷塢山中常壓早梅開不待  
暄風暖景催似與東君書造化筆頭春色最先來  
橙塢磊磊金丸盡不如空濛香霧幾千株應怜綠



橘秋江上却被人間喚木奴海棠川清明時候暖  
風吹葉暗花明滿目開石在劔門猶北向錦江春  
色亦須來仙李園毫社靈蹤亘古存混元龍蛻出  
風塵移根更接蟠桃嶺結子開花萬方春紫石壁  
沒水攀蘿琢馬肝齋持堅潤出風湍潛藩每恨端  
谿遠疊作山中峭絕看椒崖團枝紅實見秋成曾  
按方書合五行不遣漢宮塗屋壁此間吞餌得長  
生濯龍岷山東蒼煙細路通噴泉飛雨洒晴空真  
龍豈許尋常見故作雲間飲澗虹不老泉來從雲  
竇不知遠湧出碧崑無暫停花落鶯啼春自晚潺  
湲長得坐中聽柳岸牽風拂水弄春柔二月花飛  
滿御樓不似津亭供悵望一生長得繫龍舟棧路  
六丁開處只通秦此地天臨萬國春駐蹕有時思  
叱馭服勞王事愛忠臣藥寮已聞頒朔向明堂百  
草猶思一一嘗天意應怜民疾苦欲躋仁壽佐平  
康太素庵結草鋪茅不用華白雲深處列仙家蕭  
騷風玉千竿竹翠葉濃陰襯碧霞祈真磴臺上爐  
香裊翠煙雲間風馭已翩翩吾皇奉道明靈降惟  
德從來可動天躑躅歸春風曉日乱晴霞艷艷初  
開一巋花疑是仙琴紅玉軫醉歸遺在紫皇家山  
莊重崖置屋亦常關下法龍眠小隱山縱有青牛  
不耕稼但聞犬吠白雲間西莊低作柴扉短作籬



日晴雞犬自熙熙躬耕每以農為本稼穡艱難舊  
亦知東西關天上人間自不同故留關鑰限西東  
姓名若在黃金籍日日朝元路自通敷春門帝力  
無私萬國通尚思寒谷待春風欲將和氣均天下  
都在熙熙造化中又詔翰林學士王安中令登豐  
樂樓望而賦詩云日邊高擁瑞雲深萬井喧闐正  
下臨金碧樓臺雖禁籞煙霞崑洞却山林巍然適  
高宗廟諱千齡運仰止常傾四海心此地去天真尺五  
九霄岐路不容尋質字文伯熙陵時參知政事昌  
齡之曾孫組字元寵穎昌陽翟人俱有才思晚始  
際遇悉授右列侍祐陵時寵臣皆內侍梁師成所

引遂得愛幸質少不檢文其身賜號錦體謫仙後  
隨從北狩組逢辰未久而沒官止副使有子即勛  
也頗能文 祐陵即以其父官補之後獲幸

高宗位至使相錄之于秩以紀當時之盛近王稱  
作東都事略載蜀曾祖秀所述游華陽宮記不若  
是之備也是時獨有太學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  
石之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圃中何日不  
東風 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啓其事薦其才  
召對賜進士出身後為右正言著亮直之名于當  
日肅字志宏南劔人有文集號耕欄遺文三十卷

詩印集中



祖宗以來除拜二府必遷六曹侍郎或諫大夫當時  
為寄祿官在今皆太中大夫以上是以從官入參  
機務也登兩制必左右正言前行郎中為之今承  
議郎以上是以朝臣而論思獻納也元豐官制行  
裕陵考唐六典太宗用魏鄭公為祕書監參知機  
務故事易執政為中大夫王和父蒲傳正是矣而  
從臣易為通直郎猶曰朝官舒亶徐禧是也已為  
殺矣近日錢師魏登政府坐謬舉降三官明清即  
以啓之以謂自昔以來未有朝請大夫而參知政  
事者且大臣有過當去位不當降罰不報

明堂清嘗觀歐陽文忠與劉遵父書問荅又閣儀詞其

重十二

諄復見兩賢文集中近閱田宣簡儒林公議語簡  
而詳今載于左 國家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  
起居及常朝並無仗衛或數年始一立冬正仗當  
世人士或不識 朝廷容衛迄至缺然 太宗朝  
常 詔史館修撰楊徽之等校定入閣舊圖時江  
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失明著且要古今之  
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  
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  
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  
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冊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  
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昔東晉太



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  
恭己南面嚮明而理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  
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  
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  
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  
仗候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  
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閣其非憲度  
况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曰憲章咸從  
損益惟視朝之禮尚自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  
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  
改創此殿作上閣爲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政  
殿即唐之延英是也爲隻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  
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論以入閣儀注爲朝廷  
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  
臺謂之二署爲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  
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  
侍從官則東西對拜其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准  
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分行侍立於  
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執政班入  
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文得遵正禮至  
慶曆三年予知制誥時始詔臺省侍從官隨宰相  
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所更焉



嘉祐中

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脩唐書時有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其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距之縝鞅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廼從其間指摘瑕疪爲糾繆一書至元祐中縝游官蹉跎老爲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爲湖州教授復刻于郡庠且作後序以謂鍼膏盲起廢疾杜預實爲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縝著書之本意也

張仲宗云

明清家有續皇王寶運錄一書凡十卷王景彝家所藏印識存焉多叙唐中葉以後事至於詔令文檄

卷三二

悉備唐史新舊二書之闕文也但殊乏文華所恨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其載黃巢王氣一事盡存舊詞姑綴于編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號太白山人不拘禮則又云姓王竟不知何許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見入州市一度自見此先生賣藥已僅三四十十年顏兒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且大寇之帥黃巢凌劫州縣盜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僞國大齊年號金統必慮王氣在北牛山伏請聞奏蜀京掘破牛山則此賊自



敗散堯封聽之大喜且具茶菓與之言話移時太  
白山人禮揖而去堯封遂與州官商量點諸縣義  
丁男日使萬工掘牛山一箇月餘其山後崖崩十  
丈以來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徑三尺桶中有一頭  
黃鼯獸桶上有一劍長三尺黃鼯見之乃吻然數  
聲自撲而死堯封遂封劍及畫所掘地圖所見石  
桶事件聞奏僖宗大悅尋加堯封檢校司徒封博  
陵侯黃巢至秋果衰是歲中原尅平如昭洗王涯  
等七家之詔亦見是書也

**舊制**京官造朝不許步行每自外任代還朝參日步  
軍司即差兵士三人馬一疋隨從得差遣朝辭畢

所屬徑關排岸司應副回綱船乘坐以歸如在蘇  
杭間居止即差浙西綱船選人改官授告有日閤  
門關步軍司差人馬如五人改官即五騎十五人  
伺候內前授告了各乘馬以故一時戲語去宜徐  
行照管踏了選人

祖宗開國以來西北兵革既定故寬其賦役民間生  
業每三畝之地止收一畝之稅緣此公私富庶人  
不思亂政和間謀利之臣建議以為彼處減匿稅  
賦乃創置一司號西城所命內侍李彥主治之盡  
行根刷拘催專供御前支用州縣官吏無卻顧之  
心竭澤而漁急如星火其推行為尤者京東漕臣



王宓劉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去而為盜胡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賈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啓于 欽宗者 命斬彥胤斥宓寄以徇下寬恤之 詔然無鄉從之心矣其後散為巨寇于江淮間如張遇曹成鍾相李成之徒皆其人

**平**也外舅云

沈義倫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今之朝奉郎也呂文穆為相當任子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

**四**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以為定制以至 今日

太平興國五年詔通判得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所舉人數與提刑等至熙寧三年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各添舉員有旨今後通判更不舉選人充京

**四**官運判比提刑減人數之半

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勳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本朝因之未暇革也 章聖時左司諫孫何與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

**四**上嘉納之遂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孫鄰幾家傳云

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康定二年富文忠為知制誥先是 昭



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

章獻一見以爲妖艷太甚恐不利於少主乃以嫁其姪從德而擇郭后位中宮 上終不樂之王氏

之父蒙正由劉氏媼黨屢典名藩未幾從德卒至

是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入禁中文忠適當草

制封還抗章甚力遂併寢其旨外制繳詞頭蓋自

此始崇觀姦佞用事賄賂關節干祈恩澤多以

御筆行下朱書其旁去替留時刻者以大不恭論

流三千里三省無所干預大啓倖門爲官途之捷

徑宣和五年有黃冠丁希元者得幸爲侍晨道錄

自去晉公之孫忽降 御筆丁謂輔相 真宗逮

仁宗即位有定策之功未經褒贈可特贈少保官

其後五人時盧襄贊元爲吏部尚書袖其牘請對

啓于 上去使謂過可湔洗則 累朝叙卹久矣

獨至今乎倘罪惡顯然一旦褒錄豈不駭四方之

聽於是命格不下自是 御筆遂有執奏不行者

矣二者皆甚盛之舉也

張唐英字次功西蜀人與天覺爲同包兄也熙寧中

仕至殿中侍御史嘗述 仁宗政要上于朝又盡

作昭陵朝宰執近臣知名之賢諸傳於其中今世

所謂嘉祐名臣傳者是也特政要中一門耳然印

本亦未盡焉明清家有政要全書可考次功父文



蔚范蜀公作墓碑

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英宗既為求昭山陵使使事畢而上不豫矣不敢辭位四載而求厚鼎成以元宰復護葬于洛

魏公先自

上疏去自有唐至于五代

山陵使事訖求去今先帝已祔廟而臣兩為山陵使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是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雖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神宗再三留之卧家不出遂以司徒兩鎮節度使判鄆郡相州

元符末章子厚為求泰山陵使子厚專權之久人情鬱陶有曾誕敷文者作詞略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山秦會之為固位之計廼除孟仁仲為樞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機事竣猶入國門會之怒諷言路引以論列出典金陵

熙寧初韓魏公力辭機政以司徒待中判相州已命未辭忽報西邊有警曾宣靖乞召公同議廷中神宗從之公辭去已去相位今帥臣也但當奉行詔書豈敢預聞國論時人以為得體元豐末呂吉父以前兩地守延安過闕乞與樞密院同奏事上



親批云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輕躁矯誣深駭

朕聽免朝辭疾速之任已而落職知單州其後吉

父貶建州安置東坡先生行制碑云輕躁矯誣德

**四**音猶在謂此也

孫叔易近為先人言大觀中自南京教授差作試官

回次朱遷鎮閱邛報吳侔兄弟以左道伏誅坐中

監鎮使臣云某少日作吳冲卿丞相直省官親見

元豐中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 詔郭達討之

神宗問所以平交趾者達曰兵難預度願馳至邕

管上方略師往遂復邕州進次富良江又破之獲

賊將洪真太子者於是乾德議降而達以重兵壓

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之隔冲卿忌其成功堂帖

令班師達逗留不進交人大入全軍皆覆達坐貶

秩侔儲冲卿孫也此蓋天報之云當時詩人陳傳

作佐郎將云林中生致左郎將名王頭顱十四五

乾德可禽嗟不謀同惡相濟能包羞降書冉冉過

中洲中軍傳呼笑點頭蠻首算成勿藥喜君臣稱

觴頰多壘元戎凱旋隔天水夜經枕榔趨決里駢

**四**將十萬人性命換得交州數張紙

明清前錄載和買起于王絲後閱范蜀公東齋記事

云 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

絕時預給官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和買紬



絹蓋始於此然在昔止是一時權宜措置於一歲之間或行於一郡邑而已至熙寧新法乃施之天下示為準則是時越州會稽縣民繁而貪所貸最多舊額不除至今為害而不能革惟婺州永康縣有一桀黠老農鼓帥鄉民不令稱貸且云官中豈可打交道邪眾不敢請獨此一邑遂無是患聞今不然

**冤** 紹聖初孟后廢虬道宮偶遼國遣使來 詔命邢和

叔館之邢白時宰章子厚曰北使萬一問及瑤華事何以為詞子厚曰當云罪如 詔書已而北人不及之忽問曰 南朝近日行遣元祐人何邪邢

即以子厚語荅之歸奏 泰陵大喜以謂善於專

**對** 劉季高云

**五** 五代時有姓呂為侍郎者三人皆各族俱有後仕本朝為相呂琦晉天福為兵部侍郎曾孫文惠端相太宗呂夔晉後唐長興中為兵部侍郎孫文穆蒙正相 太宗曾孫文靖夷簡相 仁宗衣冠最盛已具前錄呂咸休周顯德中為戶部侍郎七世孫正愍大防相 哲宗異哉

**五** 富鄭公晚居西都嘗會客于第中邵康節與焉因食羊肉鄭公顧康節云煮羊惟堂中為勝堯夫所未知也康節云野人豈識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筍則



常喫耳鄭公赦然曰弼失言邵公濟云

治平初詔改諸路馬步軍部署為總管避厚陵名也考之前史總字皆從手合作揔字非從絲無疑

出於一時替考不審公襲至今不可更矣

李成季昭玘元祐左史自號樂靜居士五代宰相李濤五世孫濤至本朝以兵部尚書晉國公致仕尚書當時階官也其家自洛徙齊成季猶子漢老邴也中興初位政府一時大詔令多出其手秦少游作李公擇常行狀云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為兵部尚書封莒國公晉公少時仕於湖南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所以今為南康建昌人世號山房李氏成季與公擇鄉里雖各南北要

是本出一族子孫皆鼎盛不知後來兩家曾叙昭穆否耳

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武襄既受命顓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襄公皇恐降階析求武襄尉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為崇儀建廟兒祀事至今唯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去閑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議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



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第後換右列靈芝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詳其壻許光疑始以布衣自嶺外護其喪以歸人皆多之後登第終吏部尚書

**五**

唐書特立宗室傳贊乃云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

甫茲諛幾亡天下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林甫在茲

臣傳知柔相昭宗附宣惠太子業傳後第五卷止

叙七人

適之峴勉夷簡程石回

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

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王房李揆亦出隴西

宰相共十三人也不同作一傳何耶

揮塵後錄卷之二







